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维译探讨

刘芮杉, 徐显龙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要

现代汉语因果复合句分为说明因果复合句和推论因果复合句, 其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维吾尔语翻译中具有多样性, 本文将深入探讨现代汉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维吾尔语翻译时有何要求与不同, 本文通过语料库方法查找相关语料, 并对语料库中的推论因果复合句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维译后的相应标记与现代汉语数据并不相同, 由此可知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表达形式较为单一且一般标记明显, 但维吾尔语中表示推论因果关系时表达形式有很多, 通过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发现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吾尔语翻译形式较为多元, 除常规翻译外, 还有很多形式特殊以及出现次数较少的其他非常规翻译形式, 本文根据语料库的相关研究理论, 对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译方法及规律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语料库, 推论因果, 复句, 维译

A Corpus-Based Study on Uyghur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Inferential-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Ruishan Liu, Xianlong X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10,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are divided into explanatory 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and inferential-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Among them, inferential-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are diverse in Uyghur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will deeply explore the requirements and differences of modern Chinese 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in Uyghur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searches for relevant corpus through the corpus method, and conducts statistics and analyses the inferential-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in the corpu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marks of modern Chinese inferential-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after translation are not the same as modern Chinese dat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xpression form of 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generally marked. However,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expression inferential-causal relationship in Uyghur. Through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corpus, it is found that the Uyghur translation forms of 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are relatively diverse.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translations, various unconventional renderings featuring unique patterns and low frequency are identified. Drawing on corpus-related theories, this paper sums up the Uyghur translation approaches and regularities of modern Chinese inferential-causal compound sentences.

Keywords

Corpus, Causal Inference, Complex Sentence, Uyghu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关, 结构上却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分句组成。分句是结构上类似的单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法单位。复句类型有并列复句、承接复句、递进复句、选择复句、转折复句、假设复句、因果复句、条件复句、解说复句、目的复句等[1]。本文主要研究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汉翻译, 在研究推论因果复合句之前, 首先对因果复合句的研究情况进行综合描述, 国内对因果复句的系统研究始于黎锦熙 1924 年首次区分客观说明因果与主观推论因果, 搭建起因果复句二分研究框架, 成为后世研究的基础范式。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对两类因果做出清晰语义切割: “因为”引导客观既定事实, 仅陈述真实存在的因果; “既然”以已知信息为推理基点, 后分句产出说话人主观判断、应然行为, 主观性是推论因果的核心特质[2]。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提出“因果聚合”理论, 将事实因果、假设因果、推论因果归入统一因果范畴, 明确推断句重在依托现实依据、凸显结论的理据性, 区分纯粹事实句与主观推理句[3]。邵敬敏(2007)《汉语语义语法论集》从句式语义层面细化推论因果层级, 划分必然推断、或然猜测、反问质疑三类表达功能, 确立“既然……就……”为推论因果典型范式, “既然……那么……”“既然 p, q”为常用省略变式[4]。刘振铎《现代汉语复句》从句法结构对比两类因果: 说明因果前后分句均为客观实存事件; 推论因果后分句可表未实现、待执行、存疑事态; 同时指出二者语序偏好差异[5]。荣丽华(2011)《汉语因果复句研究综述》梳理国内相关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非常多并对本文研究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但面向少数民族语言的细分因果范畴实证研究存在明显缺口[6]。张定京(1999)《哈萨克语推论因果逻辑关系子范畴》以同属突厥语族的哈萨克语为参照, 系统梳理形动词、副动词、后置词三类推论表达手段, 证实黏着语依靠动词形态承载推理逻辑的共性特征, 为汉维对比提供参照体系[7]。朱峰(2021)《汉哈因果关系复句对比研究》对比汉语孤立语连词逻辑与哈萨克语形态逻辑, 但研究仅覆盖宽泛因果范畴, 未单独剥离推论因果开展量化统计与翻译规则总结[8]。

裴杨(2017)《维吾尔语因果关系表现形式研究——以〈命运之槛〉为例》依托长篇小说语料统计维吾尔语全部因果表达手段, 涵盖说明、推论、目的因果, 但仅将推论因果作为附属小节, 无独立量化统计

与翻译规律归纳[9]。国内汉维翻译教材、期刊论文多零散举例, 缺少大规模平行语料库实证支撑, 未区分常规、非常规译法, 未构建分层翻译选择机制。少量汉维平行语料库应用研究集中于词汇、人物对话翻译, 针对复句逻辑标记的专项实证研究成果稀缺, 为本研究留下拓展空间。

现有研究存在三点不足: 一是未单独把推论因果作为细分对象系统研究; 二是缺少语料库数据支撑; 三是未厘清语法、语义、语用的层级约束。

据此本文三点创新: 一是实证量化: 以大量语料为基础, 统计汉语三类“既然”标记对应维吾尔语各类推论标记的出现频次, 清晰划分常规、非常规译法; 二是区分“既然断因句、既然断果句”两类汉语推论句式, 结合维吾尔语动词语法特征建立对照翻译体系; 三是系统梳理非常规变通译法(句式重构、逻辑转换、状态构式、客观因果副动词), 弥补现有文献对特殊翻译处理方式的忽视。

本文通过对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和维吾尔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对比研究, 丰富汉维双语对比语法体系, 完善汉维复句对比细分范畴研究。寻找汉维两种语言在推论因果关系表达上的异同点, 为推论因果关系的句子翻译研究奠定基础, 对双语对比理论以及教学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对推论因果关系进行探讨, 可以在对比研究中分类总结出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维吾尔语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常规与非常规翻译情况, 服务教学, 为高校维吾尔语专业或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推论因果翻译模板, 指导长篇小说翻译实践, 提升译文母语流畅度, 并对非常规翻译情况进行重点分析, 有助于维吾尔语的学习、赋能汉维机器翻译、丰富汉维研究实践。

本文研究的语料来源主要有巴金《家》维吾尔文译者: 海米提铁木尔、《春》维吾尔文译者: 斯拉木江·西里甫、吾甫尔, 《秋》维吾尔文译者: 阿不拉江等(201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姜戎《狼图腾》维吾尔文译者: 伊明·艾合买提(200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老舍《骆驼祥子》维吾尔文译者: 哈里木·萨里赫(201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维吾尔文译者: 祖丽菲亚·阿不都热依(201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娟《昙花梦》维吾尔文译者: 罗克曼(201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籍。

2.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句的定义及结构

因果复句的分句构成缘由与结果逻辑, 表结果的分句恒为主句, 表缘由的分句为从句, 缘由分句常前置、结果分句后置[10]。因果复句分为两类: 一是说明因果, 依托客观事实陈述既定因果, 配套“因为、所以、之所以……是因为”等连词; 二是推论因果, 由已知事态推导应然结论, 典型标记为“既、既然、既然……那么”[11]。作为推断性因果复句, “既然……就……”是其典型性的标志, 但是在典型之外, 也存在其他变式, 分别是: “既然 p, q”; “既然 p, 那么 q”; “既然 p, 那(么)就 q”等。“既然 p, 就 q”从整体上看, 是具有推断性质的因果复句, 具体来讲, 作为该格式的内部构成 p 和 q 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12]。

3.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译探讨

3.1.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及其翻译的数据统计

为系统考察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句及其维译特征, 本文依托汉维双语平行语料库开展量化统计, 筛选出含“既然”的有效例句 536 条。如表 1 显示, 汉语推论因果标记单一、标识清晰, 而维吾尔语对应表达形式丰富多样, 除高频常规译法外存在大量特殊变体, 下文分类展开分析。

由表 1 数据可见: 汉语推论因果仅依靠“既然”系列连词, 标记体系简洁统一; 维吾尔语无专用推论连词, 依靠形动词后置形态、副动词、特殊构式承载推理逻辑, 译法分化为高频常规形态标记、低频非常规变通译法两大类别。常规四类形态标记总使用频次不足半数, 大量例句采用特殊变通处理, 为本文核心分析对象。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corpus-based modern Chinese inferential causality markers and Uyghur translation forms and their numbers

表 1. 基于语料库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关系标记与维吾尔语翻译形式及其数量统计表

现代汉语标记形式	出现次数	维吾尔语翻译形式	出现次数
既然……就……	178	(人称) + ئىكەن...	60
		... دىن كېيىن + 过去形动词	22
		دىكەن + 过去形动词	19
		 تۇرۇپ(تۇرۇقلۇق)،.....؟	2
		其他形式	75
既然……那么……	33	(人称) + ئىكەن...	11
		... دىن كېيىن + 过去形动词	1
		دىكەن + 过去形动词	2
		 يەردە،.....؟	1
		گەچكە/غاچقا	1
		پىتۇ	2
既然……	335	其他形式	15
		(人称) + ئىكەن...	83
		... دىن كېيىن + 过去形动词	29
		دىكەن + 过去形动词	35
		 تۇرۇپ(تۇرۇقلۇق)،.....؟	16
		 يەردە،.....؟	10
		其他形式	162

3.2.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常规翻译

由表 1 可知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维吾尔语中的表现形式较多，但常见形式(即出现次数较高的形式)并不多，主要有四种形式，其他翻译形式虽然在语料查询中也有一些，但数量较少，本文不将其作为常规翻译形式进行列举。下面为了便于描述，本文将出现次数较多的翻译形式列举如下：

- ① (人称) + ئىكەن.....
- ② دىن كېيىن + 过去形动词
- ③ دىكەن + 过去形动词
- ④ ؟..... تۇرۇپ(تۇرۇقلۇق)،.....

以上形式为推论因果复合句的常规翻译形式，大部分用于陈述句如翻译为“ئىكەن”形式：“دىن كېيىن”或“دىكەن”形式，但也有可用于疑问句如翻译为“تۇرۇپ(تۇرۇقلۇق)”形式，如：

- (1) 蕙表姐，你看月色这样美，既然来了，索性多耍一会儿。(巴金：《春》)
كۆپرەك ئوينىۋالايلى ھەمدە،شۇنداق چىرايلىقتايدىك بولۇۋاتىدۇ،كەلگىنىكىمىز قاراڭا،خۇي.
- (2) 既然非走不可，那他就要走得气派，走得像个男子汉。(杨志军：《无人区》)
بەربىر ماڭىدىغان بولغاندىن كېيىن ئاز-تولا ئېرە تاراقسىنىپ ، ھەيۋە كۆرسىتىپ ، ئەرلىك قەدىر-قىممىتى بىلەن ماڭماقچى بولغانىدى .
- (3) 杜青海：“既然往前走，就得让它往好里走呀，俩人没话。”(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ئالدىغا قاراپ ماڭىدىغان ئىش بولغاندىكىن ، ياخشى تەرمەكە مېڭىش كېرەك ، ئىككىڭلارنىڭ دېيىشكۈدەك گېپىڭلار بولمىسا.

(4) 心里既然热烈, 怎么又能够在表面上做得非常冷淡呢? (巴金: 《家》)

كۆڭلۈدە ياخشى كۆرۈپ تۇرۇپ، قانداقمۇ كۆرۈنۈشتە سوغۇق بولۇۋالغىلى بولىدۇ؟

(5) 既然算了, 你为啥还来? (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

بولدى قىلغان تۇرۇقلۇق يەنە نېمىشقا كېلىسەن؟— دەپ سوراپ قالدى .

以上八个例句中, 都含有“既然……就……”“既然……”等表示推论因果关系的标记, 从以上例句来看都使用了一些常规翻译形式进行了翻译, 但是也可以看出以上例句在维译过程中也不尽相同。例(1)中使用了“过去形动词 + نىكىن”的形式, 该句是一种肯定的推论, 推论的依据为“来了”, 推论结果即“多耍一会”该句中“耍”一动作还未发生, 所以该句属于较为典型的推论因果复合句, 在翻译时也使用常规翻译形式进行了处理, 且第二分句使用了祈使式形式, 这种组合是可以体现原文的推论意义的; 例(2)中将已确定要发生的未然动作作为依据, 从而推论后一分句要进行的动作, 因为前一分句的动作是已确定要发生的, 所以维吾尔语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将来时形动词 + بول的过去形动词 + سىن كېيىن”来表达, 虽然后面也使用了相对过去式形式, 这主要因为前文中的“ماقچى”与“بول的过去形动词”组合可以表现出一种确定的想法, 虽然是过去的, 但动作属于未知的, 所以从整体框架来看, 与前文中两例句是相同的, 也属于典型的肯定推论; 例(3)中的引语部分也属于推论因果复合句, 译文中使用了“过去形动词 + سىكىن”的形式, 该形式也是维吾尔语推论因果关系的典型标记, 该句型第二分句一般都表示普遍意义的推论结果, 属于规则性内容; 例(4)中虽也属于推论因果复合句, 但该句第二分句为疑问句, 汉语中该句型在维吾尔语中需使用特定的句型翻译, 该句第一分句译为了以“تۇرۇپ”一词结尾的形式, 该形式用于维吾尔语推论因果复合句时要求第二分句必须为疑问句, 该要求与例(4)是相吻合的; 例(5)与例(4)相同属于疑问句, 第一分句结尾使用“تۇرۇقلۇق”与例(4)中“تۇرۇپ”的作用相同。

由以上例句分析来看,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维吾尔语中的主要翻译形式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为第二分句为肯定句, 第二种为第二分句为疑问句的, 由于第二分句的不同, 导致第一分句翻译时使用的典型标记有严格的区分, 其次需说明的是这类复合句在翻译时第二分句必须有典型的推论意义, 即可以从说话人或事理中推出一般规则的内容, 不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事件或动作, 所以第二分句多译为将来时形式、祈使时形式或者是其他已然形式。

维吾尔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常规翻译主要为以上形式, 这些形式在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译过程中占大多数, 但是推论因果复合句除了以上翻译形式外还有一些与上述中不同的翻译形式, 本文将这些形式称为非常规翻译形式, 下面将就这些非常规翻译形式进行讨论。

3.3.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非常规翻译

通过语料库查询可知除上述常规表达形式外, 还有一些其他翻译形式, 表推论因果关系但表达形式较为特殊, 出现次数较少, 以及通过上下文改变语义关系的翻译形式, 将这些翻译形式列为非常规翻译, 例如:

3.3.1. 使用原因形式

推论因果复合句属于因果关系复合句, 虽大多使用原因形式, 但主要意在推论, 所以应使用表示推论意义成分, 但有时可凸显因果意义, 所以可使用原因形式翻译, 例如:

(1) 既然校长不高兴他, 大家也懒跟他联络。(《围城》)

مەكتەپ مۇدىرى ئۇنىڭدىن خاپا بولۇپ قالغاچقا، باشقىلارمۇ ئۇنىڭ بىلەن ئالاقە قىلىشتىن ئۆزىنى تارتتى .

(2) 早就想与这位富有个性的部下深谈一次, 既然挑起话头, 交流也就水到渠成了。(《人民的名义》)

كەلگەن بولغاچقا، پاراڭ تېمىسىنى تاللاپ، قانغۇدەك خېلى بۇرۇنلا قول ئاستىدىكى بۇ خاس خاراكتېرلىك كىشى بىلەن چوڭقۇر پىكىرلىشىشنى ئويلاپ

. پاراڭلىشىۋالغان بولدى .

(3) 从觉慧这里既然得不到消息, 而觉民的条件又无法接受, 觉新和周氏两人也只有干着急。(巴金: 《家》)

جوخۇنى كۆندۈرەلمىگەنلىكتىن ھەم جۈمىنىڭ شەرتى قوبۇل قىلىشقا مۇمكىنچىلىك بولمىغانلىقتىن, جۈشەن بىلەن جۇۋ شى ساراسىمىگە چۈشۈپ قالدى.

(4) 既然消息已经早到了这里, 张惠如就不必报告什么了。(巴金: 《家》)

خەۋەر ئاللىقاچان يېتىپ كەلگەنلىكتىن, جاڭ خۇيرۇنىڭ سۆزلىشىنىڭ ھاجىتى قالمايدى.

例(1)(2)中译文使用了原因副动词“غاچقا”, 例(3)(4)中译文使用了“غانلىقتىن”形式, 这两种形式是维吾尔语中表示原因的常规形式, 但用于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翻译时并不常见。

以上例句中为什么使用表示原因意义的形式去翻译, 这显然需要对原文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例(1)中第一分句“校长不高兴他”与第二分句“大家也懒跟他联络”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上述中的常规翻译形式进行翻译, 因为常规翻译形式更多的是表示理由意义, 而在此句中“大家也懒跟他联络”的原因就是“校长不高兴他”, 由于这种情况是不具有普遍性, 不能作为自然规则或社会法则去进行论述, 只是个别现象, 因此不能使用常规翻译形式去翻译; 例(2)中“挑起话头”并不能推论出“交流水到渠成”, 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下产生的结果, 固也不能使用常规翻译形式进行翻译; 例(3)中原因有二, 其一是“从觉慧这里得不到消息”, 其二是“觉民的条件又无法接受”, 在这两个条件下产生了“觉新和周氏两人也只有干着急”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因为以上两个具体的条件产生的具体结果, 虽然汉语中使用了含有推论因果关系的标记, 但在维吾尔语中是不能使用相应的标记的, 因为维吾尔语的标记是在具有较为典型且具有普遍性的推论的情况下使用的; 例(4)中也是具体的原因, 即“消息已经早到了这里”而产生了结果“不必报告了”, 但“消息已经早到了这里”并不能推论出某种普遍性结果, “不必报告了”只是前一分句产生的诸多结果中的一个具体结果, 并不能根据“消息已经早到了这里”推论而得。

从以上例句分析来看, 前后两分句都是含有具体的因果关系的句子, 但不具有普遍规则的推论依据。“既然……就……”是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标记, 所以在翻译时大多使用表示已然意义的形式, 比如多使用“过去形动词”或“过去式时态动名词”等形式去表示, 虽然都是原因形式, 但具体使用何种形式也并非任意的。

3.3.2. “形动词/形容词 + يەردە”的形式

表示“既然……就……”的推论因果形式在维吾尔语中可用“形动词/形容词 + يەردە”形式, 这种形式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理由意义, 如:

(1) 好吧, 老实, 规矩, 要强, 既然都没用, 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老舍《骆驼祥子》)

بويۇتۇ, ياۋاشلىق, نەدىمچىلىك, تىرىشچانلىقنىڭ كېرىكى بولمىغان يەردە, شۇنداق بىر ئۇششۇق بولۇۋالغانمۇ ياخشى.

(2) 既然小狼把自己的肚皮放心地亮给他, 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手指放进小狼的嘴里呢?(姜戎: 《狼图腾》)

بۆرە كۈچۈكى ئۆزىنىڭ قورسىقىنى ئۆزىگە خاتىرجەم تۆتۈپ بەرگەن يەردە, ئۇ ئۆزىنىڭ بارمىقىنى بۆرە كۈچۈكىنىڭ ئاغزىغا سالسا نېمە بويۇتۇ؟

(3) 也罢, 既然人家曹家不嫌弃咱, 咱就当这个保爹啦, 肯定没亏吃。(关仁山: 《麦河》)

بۇلار مېنى يارىتىپ تاللىغان يەردە, مەن نېمىدەپ رەت قىلغۇدەكمەن, ئىشقىلىپ زىيان يوق.

以上例句中也都含有推论因果意义, 但其翻译形式多是将第一分句译为“形动词/形容词 + يەردە”的形式, 原文第一分句都表示一种状态意义, 即在这种状态下对将要产生的结果进行一种推论, 但这种推论多带有一种反推的意义在内, 实际上就是由推论到推论的描述, 如例(1)中的推论条件是“既然都没用”, “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是根据前一分句进行的推论结果, 但从该推论可看出这并不是肯定的描述, 而是一种猜测或是不确定意义的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语多使用“形动词/形容词 + يەردە”的形

式; 例(2)中的推论条件是“小狼把自己的肚皮亮给他”, 在该条件下产生的推论结果“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手指放进小狼的嘴里呢”, 在此句中“为什么不可以……”是在前文的推论基础上进行的再次推论, 是表示一种状态义, 即在某种状态下产生何种结果的意义; 例(3)是在“曹家不嫌弃咱”的状态下进行的再推论, 即“肯定没亏吃”, 这一推论字面意义是肯定的, 但实际上是表示一种猜测意义。

由以上例句可以看出,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翻译时, 如果是在某种状态下进行的再推论, 或是第二分句表示不确定意义、抽象意义等内容时, 多使用“形动词/形容词 + يەردە”的形式。

3.3.3. 其他形式

通过语料查询可发现,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翻译为维吾尔语时, 有诸多对应形式, 如上文列举的常规形式即使用原因形式以及“形动词/形容词 + يەردە”的形式, 这些形式都能表现出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某些情况下的处理方式, 由此我们也可发现, 有些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翻译时并未按照上文中谈论的规则进行翻译, 如以下例句:

(1) “你既然觉得好, 为什么又做不到呢?” 淑华不假思索地追问道。(巴金: 《春》)

سىز ياخشى دەيدىكەنسەزۇ ، نېمىشقا قىلالمايسىز اشۇخۇا ئويلانمايلا ئۈستىلەپ سۈرىدى .

(2) 姑少爷既然答应, 我们也就满意了。(巴金: 《秋》)

بەگىزادىنىڭ ماقۇل بولغانلىقىنى كۆرۈپ رازى بولۇپ قالدۇق .

以上两个例句的原文中都含有“既然……就……”“既然……”表示推论因果意义的标记, 但译文中却未按照常规形式翻译, 如例(1)中的第二分句为反问句, 但译文中的第一分句却使用了间陈式, 这显然不符合前文中讲到的原文中第二分句为反问句时, 译文第一分句需使用“形动词/形容词 + يەردە”等形式的规则, 该句翻译为此情况的原因是原文中的反问句在译文中虽然以反问形式表现, 但最终的标记却未使用疑问句形式, 而是在句末加“ۋ”表示反极意义的语气附加成分, 所以从形式上看该句不再表示疑问形式, 自然第一分句也译为了普通的间陈式形式; 例(2)译文中完全没有将原文中“既然……就……”这一表示推论因果意义的标记进行翻译, 而是将两句合为一句, 将第二分句的主语译为全句的主语, 将第一分句译为主语的第一谓语, 这种句型的改变是能表现出原文语义的, 但整个句子的结构却与维吾尔语中常规的推论因果复合句表现形式大相径庭。

由以上例句可以看出,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维译时并非按照固定结构处理, 其特殊处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改变句子结构

从上文例(2)可以看出译文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的句子结构进行重新构建, 杂糅组成了一个新的结构进行翻译, 这样就无法使用表示推论因果意义的常规翻译形式, 主要为将两句合为一句使用连动句的方式, 也可以将前一句译为定语, 限定后一分句的主语, 这样的方式也同样可以达到将两句合为一句的效果, 如以下例句:

(1) 他心里不平地想: “你们既然不肯听我一句话, 那么又把我拉来做什么?” 但是他没有胆量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巴金: 《秋》)

ۋ : «مېنىڭ گېيىمنى ئاڭلىمايدىغان ئادەم مېنى نېمىدەپ ئەكېلىشنىڭ؟» دېگەننى خىيالىدىن ئۆتكۈزۈپ غۇدۇراپ قويدى-ۋ ، بۇ گېيىنى ئېغىزدىن چىقىرىشقا پېتىنالمىدى .

(2) 既然人人争说包廷贵的问题, 那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王蒙: 《这边风景》)

باۋ تىڭگۈي ھەققىدىكى تالاش-تارتىشلار بۇ مەسىلىنىڭ ئېغىرلىقىنى چۈشەندۈرۈشتى

(3) 死了的已经死了, 既然不能起死回生, 就用不着再去关心了。(杨志军: 《海昨天退去》)

چۈنكى، ئۇ شۇ تاپتا: "تۈلگەنلەر ئۆلدى، قايتا تىرىلمەيدۇ. شۇڭا، ئۇلارغا كۆڭۈل بۆلۈشنىڭ ھاجىتى يوق" دەپ قارايتتى.

以上例句原文中都含有“既然……就……”等表示推论因果关系的标记，但在翻译过程中都进行了结构的糅合之后再处理的方式。例(1)将推论理由和推论结果糅合为一句，将第一分句译为定语限定第二分句的主体，即译为了“مېنىڭ گېيىمىنى ئاڭلىمايدىغان ئادەم”，这样翻译后句子的整个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文中的推论因果意义未能体现出来，虽然未能体现出推论因果意义，但译文的处理方式却能将原文的语义再现；例(2)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的前后分句进行颠倒并糅合；例(3)中将“既然……就……”这一标记译为了常规因果关系，使用了“شۇڭا”这一连词进行表示，该句主要强调了推论句的原因特征，即推论部分“不能起死回生”和现实的动作“就用不着再去关心了”之间构成的因果关系，因为这是两个具体的动作，不是通过推论而得，而是事实上应该做的描述，所以使用了明确的因果关系进行翻译。

以上例句的翻译，虽然进行了结构的调整，从形式上看与原文的推论因果关系的标记相差甚远，但其语义关系通过上下文依然是可以再现的，这种处理方式是译者根据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进行创造性地处理之后得到的结果。

2. 改变复合句关系

改变复合句关系与上文中改变句子结构并不相同，改变复合句关系是指推论因果复合句中各部分依然存在，只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了其他角度理解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意义类型，从而导致原文的句法关系发生改变，自然其翻译就未使用推论因果关系常规标记，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翻译结果，如以下例句：

(1) 既然从沙坪坝把她找来，为什么见了面却不谈话。(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شاۋپىڭيادىن چاقىرتىپ كەلسۇنۇ، گەپ-سۆز قىلمىسۇن؟

(2) 革老指着右院说：“既然这儿是住宅处，怎么会安排他去住？”(麦家：《刀尖·刀之阳面》)

بۇ ناھالىلەر ئولتۇرىدىغان جاي بولسا، ئۇنى بۇ يەرگە ئورۇنلاشتۇرۇپ يۈرمەمۇ؟-دېدى گې لاۋ ئوڭ تەرەپنى كۆرسىتىپ.

(3) 机会既然来了，他便说出了许久就想说而未说的话，把自己表现得是怎样的一个英雄。(巴金：《家》)

ناھايتە، شۇنداق پۇرسەت كەلدىكى، جۈمىن ئۆزىنىڭ ئۇزاقتىن بۇيان ئېيتالماي كېلىۋاتقان سۆزىنى ئېيتىشقا مۇۋەپپەقىيەت بولدى، بۇ قېتىم ئۇ ئۆزىنىڭ ئاجايىپ بىر قەھرىمان ئىكەنلىكىنى نامايىش قىلدى.

(4) 既然人家非要给他找麻烦，他也就没有必要回避锋芒。(杨志军：《无人区》)

نەمەلىيەتتە باشقىلار ئۇنىڭ چىشىغا تەگمىسە، ئۇنىڭمۇ ئۆزىگە ئارتۇقچە كۆڭۈل ئاغرىقى تېپىۋالغۇسى يوق ئىدى، لېكىن ...

(5) 既然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再把发财的机会拱手让给围子人，那就实在窝囊。(杨志军：《无人区》)

ۋېزىللىقلارنىڭ ئېغىر ئالاپىتىگە ئۇچراپ، كۆتۈلمىگەن بەدەللىرىنى تۈلگەننىڭ ئۈستىگە، باي بولۇشنىڭ ئەڭ ياخشى پۇرسىتىنى ۋېزىللىقلارغا تۇتقۇزۇپ قويۇش ئۇلار ئۈچۈن ھاقارەت ئىدى.

(6) 现在你既然念出这两句诗来，那你肯定看过全信的内容了。(陈娟《昙花梦》)

ھازىر سىز بۇ ئىككى مىسرا شېئىرىنى ئوقۇدىڭىز، دېمەك، سىز چوقۇم خەتنىڭ پۈتۈن مەزمۇنىدىن خەۋەردار.

(7) 既然自动跳出来，这就证明我们这一网下准了，已经围住了鱼群。(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ئۇ ئۆزۈڭدىن ئوتتۇرىغا چىقىشمۇ-يولدى، بۇ بۇدا تورنى جايغا ئاشلىغانلىقىمىزنى، بىر توپ بېلىقنى چۈشۈرۈۋالغانلىقىمىزنى ئىسپاتلايدۇ.

以上例句原文中虽都含有“既然……就……”“既然……”等表示因果关系的标记，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翻译时译文都使用了其他的标记形式进行翻译，如例(1)中将推论与结果之间列为了转折关系；例(2)中将其译为了普通条件关系；例(3)中将其译为了待补充关系的复合句形式；例(4)中将其译为了普通条件复合句形式；例(5)中将其译为了进层关系复合句形式；例(6)中将其译为了了解关系复合句形式，即前一分句为分说，后一分句为总说，从而形成了一种解释关系；例(7)中则将其译为了将前后分句译为了承接关系形式。

例句可见，汉语推论因果复句常译作维吾尔语各类主从复句。表层逻辑虽有变动，但结合上下文语

义并未失真。究其根源,“既然”句式带有强烈主观推断属性,说话可根据表达侧重赋予分句条件、递进、解说等次生语义,因此译文转换复句类型具备合理性。

4. 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译形式选择机制探讨

由上述可知,现代汉语“既然……就……”对应的维吾尔语译法形式多样。同一汉语句式产生差异化译文,其背后动因值得探究。陆丙甫(1998)进一步阐释了语法、语义、语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本研究搭建分层分析框架提供理论支撑[13]。以下从不同原因情况下如何选择不同翻译形式进行探讨:

4.1. 语法原因

维吾尔语中有些句型在使用时是有一定的语法要求的,这种要求导致汉译维过程中必须按照维吾尔语的句法要求选择恰当的形式,如以下例句:

(1) 牛爱国:“既然都不怕,那就往前走呗。”(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ھېچنېمىدىن قورقمايدىن كېيىن، ئەمىسە ئالدىمىزغا مېڭۇپ بېرىلى، دېدى نىۋ ئاڭغۇ.

(2) 这样的事既然是正当的，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巴金：《家》)

ئەگەر شۇنداق ئىش توغرا بولسا، نېمىشقا ئۇنى قىلىشقا بولمايدۇ ؟

(3) 梅表姐为什么不可以再嫁？大哥既然爱她，为什么又要娶现在的大嫂？娶了大嫂以后为什么又依然想着梅表姐？(巴金：《家》)

مېي ھەممە باشقا تۇرمۇشقا چىقسا نېمىشقا بولمايدۇ ؟ چوڭ ئاكام ئۇنى ياخشى كۆرۈپ تۇرۇپ يەنە نېمىشقا ھازىرقى يەڭگىمنى ئالىدۇ ؟ يەڭگىمنى ئالغاندىن كېيىن يەنە نېمىشقا داۋاملىق مېي ھەممەنى ئويلايدۇ ؟

以上五个例句中都含有“既然……就……”等推论因果复合句的标记,但可从中发现维吾尔语的翻译形式却各不相同,选择这些不同翻译形式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机制决定他们的翻译形式,此处我们主要讨论这些句子在翻译后选择不同形式的语法机制,从以上例句的总体情况来看,例(1)的结果分句为肯定句,而例(2)例(3)则是疑问句,根据维吾尔语中表示推论因果复合句的表达形式规则以及前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维吾尔语在表达此类意义的句子时,关于肯定句、否定句的句法特征的不同,会导致翻译形式的截然不同,这在前文已经谈过,即例(1)为“过去式动词 + نىن كېيىن”,它的形式主要是用于肯定的句法机制,用何种动词是有“时”的语法特征在内的,当然不同的形式最终使用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更多的是由于语义的原因导致的。例(2)例(3)由于原文结果分句为疑问句,所以译文在翻译时原因部分用了系动词或助动词“تۇر”,这里是维吾尔语中唯一不区分系动词和助动词的语法表达形式,它们的共同点是表示某种状态意义,这种状态意义可以使人们在理解状态的基础上,推导其他内容,这也是维语使用以“تۇر”为中心的一系列词的原因。

总之,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译要考虑的语法因素包括肯定、否定、时态等语法因素,才能获得准确翻译表达的基础。

4.2. 语义原因

语义因素指原文中推论因果关系所具体表现的各种语义类别,虽然都表示推论因果关系,但实际上在不同情况下它的表达形式是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必然会导致维吾尔语在翻译中选择何种形式时是要有取舍的,如以下例句:

(1) 林婴婴似乎感到不对劲儿,出来当和事佬,说:“好了好了,既然这话题没劲,就换个话题吧。”(麦家:《刀尖·刀之阳面》)

لەن يېڭىڭ چاتاق گەپ قىلىپ سالغانلىقىمنى دەررۇ سېزىپ ، نارىدا سۇۋاقچىلىق قىلغىلى شۇدۇق: بولدى ، بولدى! قاملاشمىغان گەپ بولغاندىن كېيىن ، باشقا گەپ قىلىشايلى .

(2) 既然算了，你为啥还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بولدى قىلغان تۇرۇقلۇق يەنە نېمىشقا كېلىسەن؟ — دەپ سوراپ قالدى.

(3) 我看这样吧，既然养了，就先养着试试吧。养条狼做科学实验，也说得过去。(姜戎：《狼图腾》)

مۇنداق قىلايلى ، باققاندىن كېيىن ، بېقىپ سىناپ باقسۇن ، بۆرە بېقىپ نىلمى تەجرىبە ئېلىپ بېرىشۇم بولىدىغان گەپ .

(4) 后来我说，既然报不上户口，我就回南疆。(王蒙：《这边风景》)

ئۇ يەنە نوپۇسۇم ھەل بولماي قالسا ، جەنۇبىي شىنجاڭغا قايتىپ كېتىدىغانلىقىمنىمۇ ئېيتتى.

(5) 你既然晓得，为什么当时不喊我们？(巴金：《春》)

سىز بىزنىڭ كېتىۋاتقىنىمىزنى كۆرۈپ تۇرۇپ ، نېمىشقا چاقىرىمىدىڭىز ؟ . ئىسلامجان شېرىپ ، داۋۇت تەرجىمە قىلدى: باھار ، شىنجاڭ خەلق نەشرىياتى

(6) 既然是非自有公论，本报是否可以全文发表徐处长的谈话？(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ھەق ناھەقنى جامائەتچىلىك ئايرىيدىغان بولسا ، سۆھبىتىنى تولۇقى بىلەن مىڭ گېزىتىمىزدە شۇي باشقارما باشلىقىنىڭ ئېلان قىلساق بولامدۇ ؟

以上例句也都是推论因果复合句，维吾尔语翻译形式各不相同，显然这 6 个例句也都有各自的语法原因在内，关于语法原因的问题在上节中已经谈过，此处主要讨论这些例句如此选择翻译表达形式的语义原因是什么，谈到语义就要谈到原文语义的两个内容，第一为情境语义，即上下文的实际语义；第二为探讨抽象的、语法的、逻辑的各种语义类型，不同的语义类型最终会作为译文形式选择的基础。如例(1)中译文的推论部分使用了“过去式形动词 + ەن كېيىن”，使用这种形式一方面可以表示前后动作之间是存在先后时间顺序的，虽然“过去式形动词 + ەن كېيىن”可以表示推论因果意义，但由于其本身形式依然隐含着“先后发生”的意义，所以此处依然不能脱离这个意义进行分析，这种形式实际上表示之前动作和之后的动作之间的先后发生意义；例(2)的推论部分表示一种持续状态，且后一分句为疑问句，基于这两种情况维吾尔语推论部分使用了“تۇرۇقلۇق”，第二部分与原文保持了一致；例(3)中“既然养了”译为“باققاندىن كېيىن”，即“过去形动词 + ەن كېيىن”的形式，为什么没有译为“باققاندىن كېيىن”，主要是因为该形式在语义上表示状态的持续意义，但由于原文第二分句为肯定句，所以使用“باققاندىن كېيىن”是较为恰当的；例(4)中虽然也表示推论意义，但其中实际包含一种条件意义，既然是条件意义，维吾尔语自然需要使用虚拟式形式；例(5)也表示一种状态的持续，但该句后一分句为疑问句，所以应选择“تۇرۇپ”来表示；例(6)中“既然是非自有公论”实际上是说话人将此作为一种条件来反问对方的，所以这里应是条件假设意义，因此将其处理为虚拟式形式。

综上，在翻译推论因果复合句时考虑的语义因素有该复合句隐含的各种实际意义，包括条件、假设、原因等意义，这些意义决定了推论因果复合句在翻译时最终使用何种形式，这些意义虽然为逻辑意义，但也和上文中谈到的语法是分不开的，在维吾尔语表达中，汉语的这些意义在维语中都是需要用法形式再现的。

4.3. 语用原因

所谓语用指语言运用，是指在一定的条件或环境下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这不仅关注语句本身的意义，更注重语言在特定情境下所产生的意义，如以下例句：

(1) 既然人和狗对它那么好，它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姜戎：《狼图腾》)

ئادەملەر بىلەن ئاتلار ئۇنىڭغا ئوبدان مۇئامىلە قىلغان بولسا ، ئۇ يەھ نېمە دېمەكچى؟

(2) 事情既然定了，妈也不必再存这种想头。(巴金：《春》)

بۇ ئىش مۇشۇنداق بېكىتىلگەندىن كېيىن ، ئەمدى ئاتامنىڭمۇ بۇنىڭ غېمىنى يەپ يۈرۈشنىڭ ھاجىتى قالمىدى .

(3) 陈阵想, 既然他从中国最发达的首都来到最原始的大草原, 不如索性再原始下去, 重温一下人类最原始角色的滋味。(姜戎:《狼图腾》)

جۇڭگونىڭ ئەڭ تەرەققىي قىلغان پايتەختىدىن ئەڭ ئىپتىدائىي چوڭ يايلاققا كەلگەن چېن جېننىڭ بىر يولى يەنە بىر مەرتەم ئىپتىدائىي تۇرمۇش كەچۈرۈپ باققۇسى، ئىنسانلارنىڭ ئىپتىدائىيلىقىنىڭ تەمىنى يەنە بىر مەرتەم تېتىپ باققۇسى كەلدى.

(4) 既然他们忘记了单干户，那单干户的驴自然也被忘记。(莫言：《生死疲劳》)

ئۇلار يەككە ئىشلىگۈچىنى ئۇنتۇپ قالغانىدە، ئەلۋىتتە ئۇنىڭ ئېشىكىنىمۇ ئۇنتۇپ قالغانىدى.

以上四个例句汉语中都含有“既然……就……”等推论因果复合句的标记，但维吾尔语中的翻译形式却各不相同，由此可发现这里选择不同表达形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法、语义等原因导致的，语用原则中的会话含义以及礼貌原则、数量原则等，这些原则在翻译推论因果复合句的本身作用并不是很大，因此本文认为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翻译适用何种形式，语用机制并不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做简单判断，不做过多阐述。例(1)例(2)中都含有疑问语气，但翻译为维吾尔语时使用的形式却不一样，例(1)中使用“تۇرۇپ”形式，例(2)中却使用了虚拟式，例(3)例(4)例(5)均为陈述句但维译过程中使用的形式也不同，例(3)中使用“نەكىن”形式；例(4)中使用形动词形式；例(5)中使用了“形动词 + يەردە”形式，这是因为虽然以上例句都含有推论因果关系，但语言使用的环境及条件不同，所以固然选择了不同的翻译形式。

综上，我们通过对推论因果复合句的语法、语义及语用机制的讨论，由此认为推论因果复合句的语法机制和语义机制非常重要，是决定推论因果复合句的最终翻译形式的关键条件，对于语用机制的表现并不明显。本章通过查询并分析统计语料库中表示推论因果关系复合句的维吾尔语译文情况，并将推论因果复合句的汉译维表达形式分为常规翻译情况、非常规翻译情况。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维吾尔语中表示推论因果关系的表达形式非常丰富，不同的形式其语法、语义及语用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最终认为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维译要考虑诸多因素，其中语法、语义以及上下文的因素是重要的翻译基础。

5. 结语、研究局限于未来拓展方向

5.1. 核心研究结论

第一、通过在语料中查得维吾尔语译文中推论因果复合句相应标记与现代汉语数据并不相同，由此可知现代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表达形式较为单一且一般标记明显，但维吾尔语中表示推论因果复合句时标记有很多，由此说明汉语推论因果复合句对应维吾尔语表达形式除常规翻译形式外，还有很多形式特殊以及出现次数较少的其他形式。

第二、通过语料库中表达现代汉语语义的维吾尔语翻译表达形式有很多，汉语表达形式相同，维吾尔语却使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进行翻译。通过语料库反查法讨论汉译维过程中表达形式选择机制问题，以及针对汉语原文进行上下文语义理解，得出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第一分句为原因或结果以及语义的不同理解可能都会导致翻译情况不一致。

第三、推论因果复合句的翻译形式虽然丰富，但其各种形式有各种形式的作用及意义，不能随意使用。它们主要的区别特征主要包括“肯定否定”的句法特征以及“时”的意义，这都从总体上决定着维吾尔语推论因果复合句表达形式的不同。除语法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语义问题，不同的语义类型包括上下文以及分句之间的隐含语义关系，也会导致维吾尔语翻译形式表达的不同。

第四、在翻译任何一种语言现在或语法单位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需要考虑语法、语义、语用的原因的，当然不同的结构或语言现象可能涉及到的原因并不相同、比重并不均衡，这要根据我们所研究的语言现象和语法结构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其深层次的原因并获得最佳翻译。

5.2. 本研究客观局限性

1. 语料文体单一: 本文全部语料取自现当代长篇小说与少量政论文本, 未纳入法律条文、新闻报道、科普文本、日常口语对话等语体, 研究结论仅适用于书面文学语体, 无法覆盖全文翻译规律;
2. 语料覆盖不全: 仅检索显性标记“既然”引导的推论复句, 未纳入无关联词隐性推论句、紧缩短句, 未能完整覆盖现代汉语全部推论因果表达类型;
3. 分析视角单向: 仅从汉语原文出发单向考察汉译维转换规律, 未开展维译汉反向对照研究, 缺少双向双语对比视角; 同时仅采用传统句法语义分析, 未引入认知语言学、计量语言学等多元理论深度阐释。

5.3. 未来可落地拓展研究方向

1. 分文体对比研究: 扩充新闻、法律、中小学教材、口语对话多语体平行语料库, 对比不同专业文本中推论因果复句的维译策略差异, 总结分文体专属翻译规范;
2. 拓展全类型语料: 纳入无标隐性推论句、紧缩短句, 构建完整现代汉语推论因果语料集, 完善全句式翻译规律;
3. 双向双语对照研究: 增加维译汉反向语料分析, 考察维吾尔语各类推论形态标记译为汉语时的连词匹配规律, 构建完整双向转换体系;
4. 应用落地研究: 依托本文双语映射量化数据, 构建汉维机器翻译复句逻辑标注库, 或开发面向双语专业教学的推论因果翻译专项练习体系。

参考文献

- [1] 陈宗明. 汉语逻辑复句研究[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 [2]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3] 邢福义. 汉语复句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4] 邵敬敏. 汉语语义语法论集[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5] 刘振铎. 现代汉语复句[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 [6] 荣丽华. 汉语因果复句研究综述[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0(5): 47-51.
- [7] 张定京. 哈萨克语推论因果逻辑关系子范畴[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9(6): 86-91.
- [8] 朱峰. 汉哈因果关系复句对比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14): 119-121.
- [9] 裴杨. 维吾尔语因果关系表现形式研究——以《命运之槛》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17.
- [10] 刘畅. “既然”复句的语义、语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 [11] 王爽. “既然”句的句式考察[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 [12] 张婷. 现代汉语因果范畴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0.
- [13] 陆丙甫. 从语义、语用看语法形式的实质[J]. 中国语文, 1998(5): 353-367.